



探索中国边境丛书

李锦 王建民 编著

# 西陲访古



1.5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陲访古/李锦 王建民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4

(探察中国边境)

ISBN 7-5438-2865-0

I. 西... II. ①李...②王...

III. 新疆-概况 IV. 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6264号

探察中国边境丛书

## 西陲访古

编 著 李 锦 王建民

责任编辑 李思远 谢 璐

美术编辑 廖 铁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5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96千字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7-5438-2865-0/J·52

定 价 38.00元

探察中国边境丛书

# 西陲访古

李 锦 王建民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前 言	寻秘喀纳斯湖	西迁的锡伯族
(4)	(34)	(72)
引 言	大沙漠边上的仪仗队	迷人的哈萨克牧场
(6)	(40)	(78)
在东疆北上的丝绸之路	大风口变大口岸	走近兵团
(14)	(44)	(86)
野马野驴的故乡卡拉麦里山	从赛里木湖到伊宁	湿岛天山
(20)	(50)	(92)
草原之谜阿勒泰岩画	伊犁沧桑一百五十年	山脊口岸吐尔尕特
(24)	(60)	(98)
阿尔泰山深处的图瓦人	新疆最大的公路口岸霍尔果斯	在斯姆哈纳送落日
(30)	(68)	(102)



喀什巴扎是本读不完的书

(106)

维吾尔的烤食文化

(112)

多姿多彩的维吾尔族

(116)

葱岭天堑

(124)

高原之舟

(130)

风雪帕米尔

(134)

西域白种人塔吉克族

(140)

马背上的婚礼

(148)

冰山下的哨兵

(154)

生命禁区的保护神

(158)

练兵在喀喇昆仑山

(164)

天下第一哨神仙湾

(168)

天上的国道

(174)

本书图片拍摄者

(178)

后 记

(179)



## 前 言

要完整地了解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她的边境。对于常人来说，去边境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便有了这套专门写边境的书。

中国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同15个陆上邻国接壤，陆上边界线总长22000多千米，海岸线总长18000多千米。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情况最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中国的边境地区，有热闹的城市、辽阔的草原，然而更多的是巍峨的高山、奔腾的江河、幽深的峡谷、茂密的丛林、荒凉的戈壁。因为边疆地区的地域广袤，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巨大差异，包括地形、自然、气候、生态的悬殊。由于偏僻遥远和特

殊的边境管理制度而人迹罕至，大多数人不能亲临其境，使边境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边境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集中聚居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仅云南就有16个民族是跨境民族。纷纭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形态各异的风俗，使漫长的边境地区成为一条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画廊。

边界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国势强弱盛衰的晴雨表。自先秦时期起，开始形成中国的核心区域。至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大疆域。具体而言，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地区。鸦片战争

后，中国进入割地赔款的历史，边疆地区成为中国人郁积着忧愁与愤懑的地方。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有边无防历史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力得到提高和增强，边境地区的冷寂被边贸的繁忙所代替。

边境的奇山异水、独特的风俗民情、远古先人的遗迹、历史纷争的留存等等，成为我们了解祖国疆域变迁的一面面镜子。这套丛书的编写者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曾前往很多边境地区采访、调查，图片拍摄者包括新华社和军队的记者，以及各地的摄影家，也有长期在边境地区考察的学者。这些人的探险、考察与报道，大至一场战争、一次灾害，小至一处民俗，实可开阔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许多细节，使人读来有“坐行万里”和“深入绝地”的感受。

这套丛书所涉及的边境是今天中国领土范围内紧接国界线中国一侧的各县，个别延伸到边境市，共分六册，即《界江探

秘》、《塞北听风》、《西陲访古》、《雪域猎影》、《南疆飞花》、《沧海观潮》。此书由一个个专题组成，分别从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角度切入，尽可能做到从精神文化角度提出和归纳问题。

“探秘”是这套书的要求，传播人们欲知而未知的事实，助其见识新的景观，具有新的眼光，获得新的感受。

读书有两种读法，一是读热点，一是读冰点。黄河、黄山、长城、长江固然需多读，而帕米尔高原、珠穆朗玛峰、额尔古纳河和曾母暗沙则更显雄阔，更显诡谲，更显壮烈。一个人思维总是从身边开始，然后走向辽远广博，有了整体的感觉，才算读懂了全部，最后才能更好地读懂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祖国刻进了灵魂，才会做她最好的儿女。

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来触摸祖国神秘的边境线，来感受独特的边地文化。

# 引言

提起新疆，我们自然会想起冰山上怒放的雪莲、沙漠里悦耳的驼铃、篝火旁欢快的舞蹈、马背上悠扬的冬不拉琴声……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部，在地理上同我国东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冬季当黑龙江的居民坐上班车时，新疆大多数地区天还没亮，而夏季的北京时间22点，新疆的许多地方阳光灿烂。

新疆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地区。东北部和西部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西南部则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为邻，边界线长达5000多公里，占我国陆地边界线的约四分之一。亚洲大陆被视为“世界岛”，而据专家考证，“世界岛”的“心脏”就在中国的新疆，这是学者的观点，但古人却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证实这一结论，难怪这里一直是繁忙的商道和民族迁徙的通道。

巍峨壮观、绵延起伏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等巨大山脉，犹如条条苍龙，蜿蜒盘踞于新疆辽阔大地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中间有

我国最大的两个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盆地相隔，片片绿洲如碧玉般散落在沙漠的边缘。同样是山，昆仑山和天山性情容貌大异——天山风流峻峭，昆仑山博大庄严，天山如同维吾尔人，昆仑山如同藏族人。复杂地理环境形成了新疆独有的气候特色。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道出了新疆冬的冷酷，而他的“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又写尽了新疆夏的难耐。“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俗语虽然令你困惑，“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情景却一定会让你顿生感触。

新疆百分之四十四的土地是山，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是戈壁与沙漠，这样的地形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被人们视为绝境和畏途，但这并没有使新疆与外界隔绝。古代，在新疆周围，各自独立地发展了人类历史早期的几大文明中心，如中国的黄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爱琴海区域等，但随着各个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强，商业活动也就会超出本地区的范围，而与别的地区发生交



往，只要交往的条件具备。

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朝廷了解到了西域的真实情况，汉武帝试图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除了夹击匈奴外，使汉的威德遍于四海，同时也希望得到大宛的物产汗血马。在民间，汉使开始陆续前往西域各国，其人数之多，以致楼兰、姑师为迎来送往所苦，投靠匈奴；另一方面，乌孙、大宛等国与中原也建立了联系。

从此，中原政权便不断向西拓展，驱逐匈奴，陆续开通西去的道路，并最终取代匈奴控制了西域，于公元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治所在今天的轮台，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并督察乌孙、康居等游牧部族。

张骞通西域对丝绸之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应注意到，在张骞之前，沙漠戈壁边缘的绿洲居民从自身需求出发，绿洲间的相互贸易，通过这些绿洲向更遥远和富庶的国家和地区求得所需之物和实惠，无形之中也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线，形成了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商道；另一方面，匈奴在与汉朝的冲突中，尤其是汉朝尚未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时，都采取贡献各种物品的策略，以减少侵扰，其中就有丝绸和丝织品。多余的丝绸，匈奴是否拿来与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交易？通过一次

次交易，致使丝绸传递到了遥远的西方。

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将沙漠绿洲的不同地段串接起来，并在东西两端予以延伸；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又借助汉王朝的力量得以加强。

因为丝绸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宗商品，所以，在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把连接中国与西方的商道命名为让中国人骄傲的“丝绸之路”，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和采用。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缀珠联璧、光彩斑斓的彩带，以长安为起点，从东而西，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蜿蜒穿过绿洲、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西行经波斯，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转达罗马等地。作为大漠、高山间的崎岖漫长古道，是人类文明版图上的纽带，将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与印度、波斯、两河流域、地中海地区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各种机器驱动的工具取代畜力以前，特别是海洋被征服之前，丝绸之路是大地上最壮观的人文景观。

丝绸之路，实为沟通东西方的商路。沿线的各国，也往往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贸之利，抽取过境税，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而发生争斗，中亚历史上的许多国际纠纷的背景实根源于此。新疆由于地处东西交通和商路的必经

之地。遂为丝绸之路的中枢。

古代宗教的传播总是与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传教者或与商贩和商队同行，或者自己也从事商业活动，处于丝绸要冲的新疆，世界各种主要宗教都曾在这—地区发展信徒，建立寺院，不但深刻影响人的思想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政治。

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传入新疆以后，一直到10世纪，先后有产生于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中原的道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疆，与土生土长的各种原始宗教及萨满教一起在各地流传，和佛教并存不悖。佛教盛行时期，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佛寺、佛塔、佛窟林立，僧侣众多，和田、疏勒、龟兹成为闻名遐尔的佛教中心，为我们留下了瑰丽多姿的佛教文化遗存。10世纪，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在以后的五个多世纪里，伊斯兰教的传播出现过两次高潮：—次是塔吉克人在中亚建立的萨曼王朝不断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发动“圣战”，并最终由喀喇汗王朝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至和田地区；第二次是在14世纪中叶，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蒙古汗王不断以武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使伊斯兰教在16世纪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商业，在古代无疑起到了传播

文明，促进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加速发展的伟大作用。

在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及汉朝对新疆的经营、治理的同时，西方世纪的一位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扩张的文化影响也波及到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张骞的出使，凿空和打开了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汉王朝以其恢宏的气度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形象，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也随着中国人开通的渠道进入塔里木盆地，波斯文化、印度化接踵而至，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世界上几大文明都同时汇聚于此，塔里木盆地成为世界文明的交汇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两汉以后塔里木地区文化发展的面貌，同时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实可冠名为“国际文化通道”。悠长的驼队带出了东方古国的文明，也带入了沿途各地优秀的文化。

李希霍芬以“丝绸”命名此路，可能是因为他特别喜爱中国的丝绸，终而使这条中西大道蒙上令中国人骄傲的包装。丝路，非丝，实为用花绸锦缎形容这条道路的千丝万缕和千姿百态。虽然到十五、六世纪，这条联结东西方国家的艰险通道被海上交通所代替，但那些屹立于沙漠之中、古河道旁或崇山峻岭之上的古城、古烽燧、古驿站却仍在诉说着当年“商胡客贩，日

奔塞下”的盛况。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吟出了诗人羁旅边塞的愁肠，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以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部分地区，自西汉开始一直被称为西域。西域，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在久远的历史时期，新疆一直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通道，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正是世界史的瑰丽篇章。考古学家对天山南北的古代遗址研究后发现，新疆古代居民既有西方人种，也有蒙古人种。正是这些不同的人种和部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明。在西域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孕育着生命，发展了文化，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印欧种的雅利安人已被确定是这里最早的居民。接着汉人便接踵而来。到汉代已有羌族人、月氏和乌孙人在西域各地游牧聚居，繁衍生息。西汉初年，西域有三十六个小国，绝大部分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上，其中著名的有楼兰、于阗、焉耆、龟兹、疏勒等。魏晋南北朝时，东胡后裔、同鲜卑族有亲缘关系的柔然，属匈奴异支的哒，为北匈奴余裔的悦般，以及上古北方赤狄族后代、后来被称为“丁零”的高车和原为鲜卑徒河部人的吐谷浑都相继进入天山北，各显其能地留下自己

的印迹。公元3至5世纪西域的民族迁移和流动，推动了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各民族的融合。一些民族为其他民族归并，从此不见于史书记载。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民族组合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例如突厥人等。突厥汗国建立并统一西域后，粟特九姓胡、铁勒各部以及其他一些北方民族，如奚、契丹、黠戛斯、回鹘等皆在突厥汗国统治之下。突厥可汗对他们分而制之，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使民族间的分离融合大大加快。唐朝以后，又有曾归属突厥汗国的薛延陀以及强盛的吐蕃（今藏族的祖先）进入西域争霸。唐末，漠北回鹘西迁西域，先后建立高昌回鹘政权和喀喇汗王朝，他们在西域经过长期生活，逐渐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相融合，使新疆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西域历史产生了重要而深刻久远的影响。1124年，由女真创建的金朝举兵灭辽，遂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又一实力强悍的游牧王朝。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是随着辽朝的覆没，辽室皇族一位名叫耶律大石的人率领其余部迁往西域，中间收抚高昌回鹘，将其势力范围延伸至中亚，并于1131年占据喀喇汗王朝重镇——八拉撒衮，建立西辽政权。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到察合台汗国的建立，一直到19世纪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蒙古族在新疆政治舞台上驰骋纵横达6个世



纪之久，为新疆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趋同性，为新疆政治、经济结构的统一和近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天山北部最大的盆地仍称准噶尔盆地便是一个历史的见证。17世纪，更有不惜马革裹尸的土尔扈特壮士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男女老少跋涉万里，历时数月，牺牲过半，克服重重困难，从倍受沙皇压迫的伏尔加河畔坚决回到新疆伊犁，投奔祖国母亲的怀抱，用鲜血写就了一曲爱国壮歌。

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一地区，一个又跟着一个退出这个地区，在历史舞台消逝。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新疆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一些历史遗址，零落于荒漠孤烟之间，诉说着他们过去的繁荣。有的连历史遗址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中保留一些简单的纪录，惟有维吾尔族是西域风情中最具魅力的“表演者”。目前他们有700多万人，约占全新疆人口的一半。他们在吐鲁番的葡萄架下轻歌曼舞、在火焰山下驾着小驴车奔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领着驼群、在大巴扎（集市）上熙熙攘攘吆喝买卖、在大清真寺广场万众一心地礼拜……由五彩缤纷的小花帽和条纹衣裙与热情奔放的俊朗面孔组成的风情画

卷，让人目不暇接。“维吾尔”一名，元、明时曾作“畏兀儿”，是本民族的自称，含有“团结”、“联合”、“同盟协助”的意思。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民族精神，他们才从游牧于贝加尔湖畔的“丁零”族发展成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的回纥部落，然后又逐步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以及原居南疆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土著居民，还有以后陆续迁来的土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逐渐发展而形成了今天新疆最强大的民族——维吾尔族。

全国56个民族，新疆有47个。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且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地区。多年来民族迁徙和宗教信仰的不断传播，造就了一些跨境而居的民族，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都可以在边境对面找到他们的同族兄弟。而兄弟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使得新疆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除乌鲁木齐之外的大城市如哈密、阿勒泰、塔城、伊宁、阿图什、喀什、阿克陶、和田等都处在靠近边境的塔里木盆地或准噶尔盆地边缘地带。

新疆正式隶属祖国的版图，是从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的。汉通西域是新疆发展的里程碑。中原中央王朝的更替和政局的安稳与否都直接影响着中央王朝对西域管理的力度，或强或弱，甚至不存在，

但是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联系始终不曾间断过，即使是在中原的割据期间，西域也保持与某一政权的联系，甚至这些政权也派出机构对西域进行管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也越来越具体和复杂。既区分在不同地区（如边疆和其相对接近内地的地区）采取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也追求推行政令、法律、贸易交通管理的与内地同步。在唐朝，中央政府依仗强大的国力，积极的心态，使其对西域的管理和经营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就连今天的中学生也能随口说出中央政府在西域的两个最高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机构，背诵出李白、岑参等诗人们留传至今的边塞诗篇。

当我们今天探究边疆的人民、土地和历史时，应该注意到的背景性的事实，那就是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清代，新疆的变迁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还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均需面对随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问题，其中有两件是尤为值得注意的。

一是清廷平定噶尔丹的叛乱。清初，游牧在天山以北的西蒙古厄鲁特诸部中的准噶尔部乘清政府无力顾及西陲，积极扩大势力，统一厄鲁特各部，统治南疆，北将触角延伸到蒙古高原，威胁清廷。正在

全力东扩的沙俄也趁机煽诱噶尔丹部首领噶尔丹投俄。1690年，噶尔丹的骑兵自内蒙古南下，直接进攻清政府。

清廷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和统一天山南北疆域的行动是艰巨和长时间的。从1690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西北）清军大败噶尔丹到1757年清军再次进入伊犁，天山北路从此纳入清朝疆域。接着，在1759年，清政府出兵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平定天山南路。

清政府统一中国的大业是在新疆完成的。古代西域被称为“西域新疆”，后来终以“新疆”取代了“西域”旧称。

二是伊犁。1870年，趁阿古柏叛乱之际，俄国出兵占据了新疆。1872年，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在塔城驻扎办事。陕甘总督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于1876年进驻甘肃肃州（今酒泉），前线各军陆续出关进抵木垒、奇台、阜康。夏季，清军收复米泉、乌鲁木齐、玛纳斯。1877年，在维吾尔、柯尔克孜、回、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南疆全境。

平定阿古柏叛乱后，清廷要求俄国退出伊犁。1881年，中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但却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

收复伊犁后，清政府批准了左

宗棠关于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奏议，1884年任命帮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省会建于乌鲁木齐。新疆政治中心自伊犁东移，是沙俄割占中国50余万平方千米领土所造成的结果。

新疆省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陲与内地的行政建制终于统一，人民从此自由迁徙，内地与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从而也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强了抵抗俄、英等列强的力量。

新疆，因其地处亚洲中心部位，是亚洲大十字架的交叉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近200年来，俄国势力南下，英国势力北上，穆斯林影响东渐，使新疆边防线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与战争频发的焦点。沙俄帝国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把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北部领土“合法”地据为己有。苏联解体后，边境军事对峙不复存在，中国的西部边界大部分成为中哈、中吉和中塔边界。由此，中国的西部安全态势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

自西汉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的兴衰安危一向为国人所关心瞩目。屯垦戍边成为中国边疆特有的现象而延续。新疆屯垦戍边事

业源远流长，远从西汉屯田戍边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计二千余年，相袭至今。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朝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猎骄靡时，在乌孙国的眩雷（今伊犁河谷）即开始了屯田，史称赤谷屯田。至清代前期，在新疆共有屯丁12.67万人，屯田20万公顷。1840—1850年，布彦泰、隆迎阿任伊犁将军，新疆屯垦掀起高潮，先后垦荒地83万公顷。1864年后新疆爆发战乱，浩罕国阿古柏和沙俄乘机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屯垦事业遭到毁灭性破坏。1877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省建立后，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民屯，新疆屯垦事业再次出现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大部、六军一部、五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体集体转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世纪50年代，兵团在湖南、山东、河南等地招收了大批职工；60年代，一批知青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来到新疆，进一步促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20世纪50至70年代，军垦农场几乎遍及全疆，编制达7个师以上，农棉等产品可支援内地。兵团甚至发展成中型城市，像边境的阿勒泰、乌苏、



阿克苏等就是因军垦移民的建设才使边地城市焕发现代工业城的光彩。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约16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约六分之一。新疆也是与其毗邻的邻国最多的省区之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陆上边疆不时出现危机。沙俄的魔爪也再次伸向新疆地区。中国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1847年，沙俄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强行建立了科帕勒据点，1854年，又占领了阿拉木图，以后染指伊犁河下游一带。

1864年，沙俄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关于“新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大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上卡伦等处为界”的规定，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面积共同达44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

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中国又被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

根据上述两个条约而勘界产生了11个具体的条约，到1884年确定了从沙必乃达巴汉到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界线。这样，这条界线以西至巴尔喀什湖、阿亚古斯河之间的数十万平方千米土地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在平定阿古柏叛乱时，刘锦棠进军帕米尔高原，收回了八个帕中的六帕。1884年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汗侵入帕米尔。1895年，英俄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大部，中国只剩下一帕（今塔什库尔干县）。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中国与毗邻国家的边界开始得到解决与划定，先后与蒙古国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略称，下同），与阿富汗签订了《中阿边界条约》，在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中哈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与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中古关于中塔国界的协定》。

随着边界问题的解决及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再加上西部开发，给新疆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活像江河一样奔流不息；旭日东升，民族进步，是历史的总趋势。21世纪的曙光照到西域故道，新疆各族人民十分珍惜这样的时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的指引下，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边疆，西域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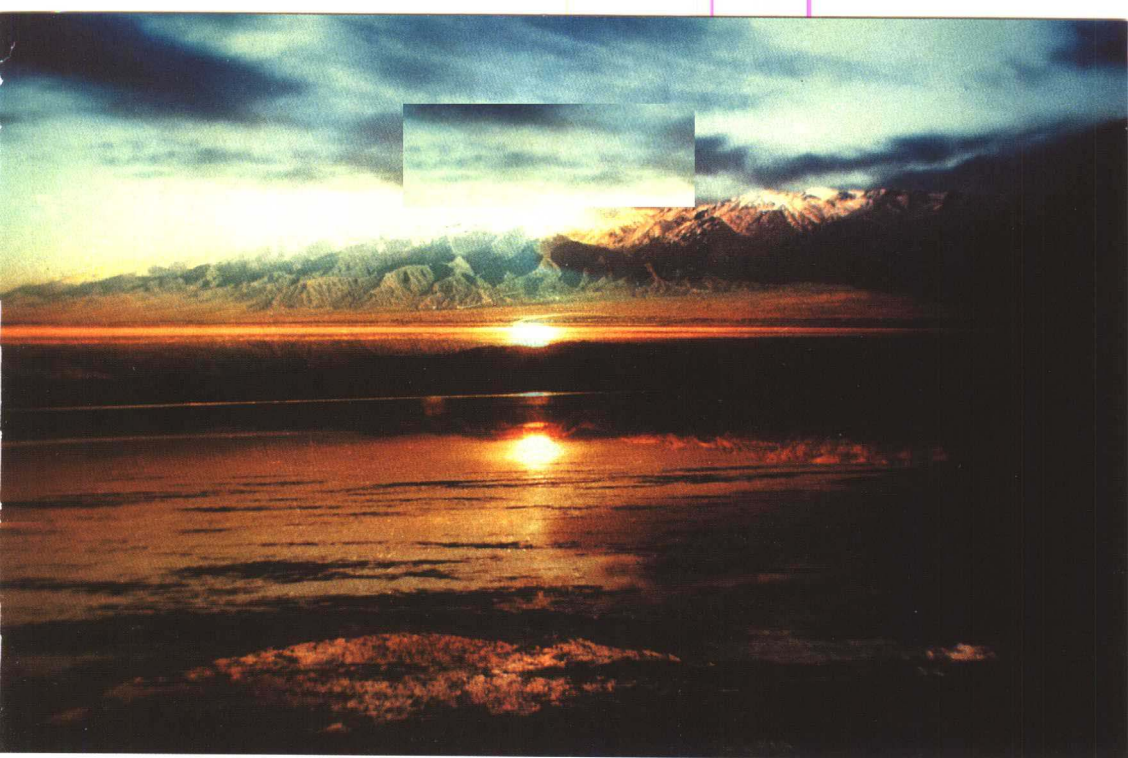


今天，从新疆到内地或从内地至新疆的人，不外乎是坐飞机、火车或汽车，不论飞机，进出新疆的火车，都必须走河西走廊，经过哈密，到达新疆的行政

中心——乌鲁木齐。

并非只有今人知道如何较顺利地进出新疆。过去，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是指“楼兰道”，事实上还有一条北上的“伊吾





巴里坤湖。

路”，它的大致走向如同今天的兰新铁路，但并不完全吻合。古代的驿站是“一个站头”，必须有水草才能设站，西行商旅必须从星星峡或明水走向天山之麓的哈密。这条路水草多，风沙少，远比中路、南路便利，直到清朝乃至民国初期，这条路依然是“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重要商道，人称骆驼道。这条古道，既不是死亡之海，也没有来去无踪的楼兰人而为人所提及，甚至被人遗忘。至今人们称为新疆门户的哈密就在这条道上，现在仍然是新疆的门户。

东汉时期采取直接打击天山

北麓匈奴主力，占据和控制西域的策略，所以东汉的重点在于打通“伊吾路”。明帝永平八年以后，北匈奴不断侵入河西地区。十六年，汉遣窦固出击北匈奴，追逐呼衍王至天山东蒲类海，并留吏士屯伊吾。这是东汉首次进入西域。《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北通伊吾千余里”，然后至车师前部，由车师前部西南行的西域北道与西汉相同。但是，由于东汉与匈奴的斗争形势变化莫测，难以确保“伊吾路”一直畅通，故“楼兰道”仍在在使用。曹魏时期伊吾与车师前部交